

## 橘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月光村  
阳光灿烂（组诗）

杨放辉

月光村  
月光村的唇部  
涂上了口红  
那一日  
泥蛙在禾叶上谈情说爱  
磨盘在纺车尾在鸣  
横贯村头和村尾的小溪  
最懂贮藏心事  
小狗在街头一打转身  
甜言蜜语就攀上了地垵上的草垛  
星星半暗半明  
这样的夜色最喜欢林子  
因为鸟儿从不说破情节

外婆桥

雨流下来  
那条小溪的水  
便跑远了  
叮叮咚咚 在一些小石子上  
童谣扭来拐去

伸出我小小的手  
总是捉不住  
你送我那只小蝴蝶

春天里没有大灰狼  
栽在心里的枝条  
就在小燕子的歌声里发芽了

柳叶拂动河水 你在对岸  
甜甜地喊我  
妈妈的那一缸蔬菜腌好了  
外婆桥就悄悄  
伸到了我们的脚下

春种

播下一粒种  
该有多少株  
活跃在春天的苗

产下一枚蛋  
蓝天多了  
无数搏击长空的翅

一粒金光闪闪的谷  
让我们看见  
那探出小脑袋的芽

油菜花开了

村里的油菜花开了  
一瓣瓣醉人 炊烟也染上了芳香  
阳光不愿离去  
一个小伙站在花丛中央  
虫蝉的歌声甜腻腻的  
像放了好多蜜糖

我怀疑这是上苍住过的地方  
他带走忧愁把幸福留下  
他把死亡装进口袋  
把爱情种植在破堤之上  
蜂飞蝶舞祥和的日子  
挤不进一丝悲伤

大地在歌唱 天空在飞翔  
河水流淌的上空  
白云里挂满鸟儿的翅膀  
鲜嫩的青草洗白黄桔的牙齿  
偶尔的疾病挣脱了病床  
情人的子宫里 溪水在流  
平民的洞房里 鲜花开放  
绵延起伏的田野 蜜汁纷飞  
幸福的花朵汇成了金黄色的波浪

面都没有见到，它们的大名，就已经多次闯入我的生活了，像是久居深山的隐士，不问世事，却挡不住名声在外的“宿命”。

最开始是在小区的健身区，无意间发现一不起眼的角落里摆放着两个碟子。一个是粉色，一个是蓝色。粉色的碟子里面装了些许米饭和两块小鱼干，蓝色碟子里则装了一些清水。我不明所以，还以为是某种奇怪的仪式。直到后来听说那是有人在这里投喂流浪猫。

初听这话时，我很是好奇，小区很小，四周也没有适合它们栖息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流浪猫出现在这里？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很是怀疑。但这样说的人多了，我也不得不努力让自己相信小区内确实有流浪猫的存在——只不过一直以来，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它。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这传闻中的流浪猫，生活在同一个小区，我不知道它的存在，它或许也不知道我的存在，仿佛有一张时空之门，将我们分别隔绝在了不同的平行时空。直到有一天，我加班到了深夜，这才无意间打破了这个微妙的平衡。

那晚，夜色如墨，小区内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夜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黑夜用它独特的手法将这些细微的声音与昏黄的路灯一起调和，然后涂抹在我回家的小径上，让这个原本就不大的小区，显得格外空旷和深邃。

当我正沉浸在这夜色之中时，突然一阵轻微的窸窣声从一旁的灌木丛中传来。我瞬间被吓了一跳。是蛇？是老鼠？我停下脚步，抑制住内心的慌张，循声望去。只见灌木丛中蹲着一只白色、长着长耳朵的动物，哦！是兔子——不对！我再仔细瞧瞧——唔，原来只是花坛里装饰用的兔子雕塑。

## 小区“隐逸者”

子非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无意间发现那兔子雕塑后，还有一团黑影在慢慢挪动，我掏出手机，打开照明灯，照射过去。那黑影慢慢扭过头来，只见它的眼睛在手机灯光下闪烁着绿莹莹的光芒，仿佛是动画片里的绿色小精灵——是猫，真的是那只流浪猫。

那只猫发现自己已经暴露了，干脆便不再隐藏，它坐在兔子雕塑旁，大大方方地看着我，发出了几声“喵喵”的叫声，仿佛是在给多年不见的老友打招呼。它的淡定让我一度对自己的出现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不小心闯入了它的生活，还是它无意间走进了我的时空。

就这样，我们互相对视了许久。其间，我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哪一个无意的动作会惊扰了这份不期而遇的缘分。这只猫除了胸口处有一团乒乓球大小的白毛之外，其他地方全都是黑色的。白色的部分看起来柔软而干净，就像从某件大衣的毛领上裁剪下来的似的；而黑色的部分则显得刚强许多，像是一排排涂了黑漆的松针，在灯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一片银光。

一番眼神交流，我也忍不住对它也发出了几声“喵喵”的声音——毕竟，它刚刚对我打招呼，我若是不回应似乎也不太礼貌。得到了我的回应之后，那只猫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

我以为它会像小狗一样，跑到我的身边，祈求我的爱抚，于是赶紧蹲了下来。结果它看了我一眼之后，便扭头走进了附近的灌木丛。它的步伐轻盈、不紧不慢，看不出有一丝的胆怯与不安。看着它慢慢消失在灌木丛的深处，我的心中却泛起了层层涟漪。我不知道此刻这只小猫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我总觉得它的骨子里带着一丝清高与傲气。

经过这次邂逅，我和它的交集渐渐多了起来。不过它总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每次见面它都会友好地向我“喵喵”地叫两声，但又总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在小区中游走穿行，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神秘与独立，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又好像游离于生活之外。

后来，听孩子们说，他们给这只小黑猫取了个名字叫做小黑。小黑曾经陪他们一起玩过，只不过是大人不在场的时候。我想，或许只有在孩子们面前，它才能放下自己高傲的伪装。再后来，孩子们又告诉大家，小区内还有一只橘色的小猫，叫做小橘。

我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小灰、小黄，或者小白，但我知道我应该重新审视我所在的小区了。以前总觉得它很小，小到连一个像样的球场都装不下，现在我突然觉得它其实很大，大到容得下如此多的“隐逸者”。嗯，挺好！

## 135路公交车

康桥

135路公交车，和往常一样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穿行，它是自东向西横跨这座城市最长的一趟公交线路。此时，车厢内人满为患，站着的乘客身贴身拥挤在一起，像一根根插着的筷子，随车的运动辗转起伏。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尤其是早晚上下班高峰期。我被裹挟在其中，不情愿也得适应。

我家离工作单位很远，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公交车是每天必乘的交通工具。其实家里也有车，但道太堵，再加上油价一路飙升，权衡利弊，还是坐公交划算。在单位我从事的是文案工作，虽属于脑力劳动，但由此带来的疲惫感一点也不亚于干体力活。工作量大，有时还要加班加点，根本没有时间运动锻炼，导致身体有点虚胖，经常表现出一些亚健康状态。站着的车想那步都难，腿酸、头昏脑涨、记忆力下降，精神萎靡。尤其是走路，老感觉体力不支，走几步就想坐下来歇一歇。每次坐公交，我都希望能有个座位。

公交车里，我站在稍微靠前的地方，身边坐着一位50多岁的大姐。几站下来，工作了一天的我有点累了，两腿像灌了铅一样，脚后跟又酸又疼，腰也直不起来，要不是抓住把手，恐难支撑。心里默默祝愿这位大姐能早点下车，给我腾个座。可怎么看，大姐也没有下车的意思。站着的地方想那步都难，腿酸、头昏脑涨、记忆力下降，精神萎靡。尤其是走路，老感觉体力不支，走几步就想坐下来歇一歇。每次坐公交，我都希望能有个座位。

正在我痛苦煎熬的时候，公交车在一个站点停了下来。前车门一开，随着人流，一位年轻女子被簇拥到我的前面。这时身边座上的大姐突然站了起来，对女子说“你身子不便，坐我这儿吧？”我这才注意到，年轻女子好像怀孕了，肚子有点突。“谢谢，不用。”女子有点腼腆。“那哪行？快坐吧，我下站就到了。”大姐站了起来，扶着女子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女子十分感激，连声道谢。

唉，有什么办法呢？忍着吧。我沮丧地把目光投向窗外，希望在刚刚返春的街道绿化树和寻常的街景中，找到一抹亮色，来提振一下疲惫的身心。

又过了两站路，座位上的女子好像要下车。我心里一阵窃喜，做好了接替她的准备。谁也不能与我争了，这个座位就是我的。车还没完全停稳，女子着急起身要走，可能是车的惯性，只见她猛地一个趔趄，眼看就要摔倒。我眼疾手快，一下子拽住了她的胳膊。好险啊！要不是我出手及时，女子必定摔倒，后果不堪想象。这时，我有点得意，仿佛看到了乘客们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在这种窘迫的环境里还做了一件好事，心里热乎乎的。可遗憾的是，我守了半天的座位被一旁的前一位大姐占据了。

助人为乐的快感，并没有持续多长，我的腰疼得更厉害了，酸疼酸疼的，老想找个东西抵着。前阵子单位组织体检，说我是腰肌劳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只要不过度劳累，好好休息就调理过来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能闲下来吗？不上班，不加班，拿什么养家糊口？房贷何时能还清？还要赡养双方的父母，又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有这些都需不停地打拼、奋斗，本人已经不是为自己活了。想到这些，我的心头凉

## 对，就这样

凌泓

夜已深，独倚窗前，看窗外月光如水，树影疏斜，街灯闪烁，忽明忽暗，像有无数双眼睛在夜空中窥视。一个人，一座城池，一些不可名状的忧伤，拿出手机，胡乱地写下信笺，一半念给明月听，一半诉给风儿说。风卷帘动。叮铃铃，叮铃铃，水晶灯摇曳，像拉响了一串风铃。

清晨，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得知孩子在学校的动向，心里惶惶不安，孩子，此刻你在想什么呢？是否安然入睡。是否听了老师的话，记得按时吃饭，记得保持好的心情，有话好好说，要与人和睦，要温良恭俭让……半生流离，满身风雨，从此，风也是你，雨也是你。爱也是你，你承载了我所有的悲喜，无需大富大贵，唯愿健康快乐平安。

思绪如潮，睡意全无。拉上窗帘，丢下手机，揉揉干涩而模糊的双眼。忽然，瞥见房间里的几盆绿萝牵拉着脑袋，气若游丝，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才想起，有多久没有注视过它们了。前段时间太阳最猛烈，把它们从阳台挪到了房间，那时候它们生长旺盛，郁郁葱葱，生命姣好，让人心情明媚。

墙角的两盆铜钱草此刻寂然无声，它们已然没了生命的迹象，完全枯败，之前养在店里的时，有同事细心呵护，按时浇水，叶儿肥厚，根茎有力，一茬一茬，蹭蹭地往上长，娇娇嫩嫩的，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多看几眼。

同事见我欢喜，说送你两盆吧！好生养着。到時候一分二为，二分为四，你可以赠予更多喜欢它的人。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养好，朋友还把花盆用彩纸装饰了一番，而今，盆子里空荡荡的了。不觉生出些许的遗憾，在我忽略了它们的时候，它们的生命在一点点地凋零、枯萎。

把绿萝端到洗手池旁，拿出剪刀，修剪掉枯萎的叶子，浇上水，再把花盆擦拭得干干净净，放回阳台，整齐摆放，春天来了，气温

过一丝悲哀。我弓着腰，用手按着大姐的椅背，眼盯着座位，盼望着她快点下车。

这时，我身边不知从哪里挤过来一位老者。我扫了一眼，大约70来岁，身材瘦小，花白头发，一身老式裤褂，干净朴素，手里拎着一个布袋。看着老者，我想起了曾经当过工人的父亲。父亲居住在我老家的小县城，退休已经10多年了，身体一直都很好，可最近几年，每况愈下。我工作忙，看望父母的时间很少。就是偶尔见面，父亲总是报喜不报忧。他知道我压力大，负担重，不想让我分心，更不愿拖累我。作为人子，我愧对父母，没有尽到应尽的孝道。眼前的老者像极了我的父亲，沉稳而厚重，坚毅而温和，不动声色，却让人心生敬意。

车里尽管很拥挤，但老者却表现得平和与自然，有种随遇而安的淡定。而我却淡定不了。论年龄，老者比我大很多，大姐下车，座位应该让给他，我怎好跟老人争呢？退一步，就是老者不争，出于礼貌我也得让。这是我最基本的素养，更何况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父亲的影子。现在的问题是，我身体扛不住啊！表面看我很壮实又年轻，实质上我是外强中干，论体格都不如一个老年人。正常情况下，要给老年人提供方便，可谁知道，我才是要照顾的对象！一想到还有那么远的路，我几乎绝望了。

大姐终于要下车了。在她起身要走的一刻，我用胳膊护住座位，转过脸心里极不情愿地对老者说：“师傅，您坐吧。”没想到，老者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谢谢！您坐，我不坐，站习惯了！”还是您坐吧？”我又心虚地让了一遍。“不客气，过两站我就下了。”老者的回答让我一直纠结的心彻底放松了下来。善哉善哉！于是，我顺理成章心安理得地坐到了座位上。这一刻，甯提多舒服了，硬座比沙发都好受，之前的疲乏一扫而光。我赶紧打开手机，带上蓝牙耳机，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流行歌手的歌声里，那叫一个爽！

夕阳西下，135路公交车继续在高楼大厦的峡谷中逶迤而行。又坐了很长时间，语音提示，下车的站点到了。当我起身走向车门时，下意识地看向车后后面瞥了一眼，竟然看见那位老者没有下车，依然在车缝中站着。他不是说两站就下吗？现在十站都过了。我忽然明白了，老者可能觉察到了我的不堪，有意不跟我争座，才编了一句善意的谎言。这时，老者也看着我，冲我微微一笑。顿时，我心里一热，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下了车，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傍晚的时光中，135路公交车远去的背影，幻化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小山说

舒适，这里阳光充裕，空气新鲜，它们很快又会恢复生命中最美好的状态。

从网上购买的禅意小和尚，坐在石板上，披着袈裟，戴着草帽，或抚琴，或打坐，或迷日，或掩耳，或捂嘴……那份松弛感，无人能比，不竟莞尔一笑，很是治愈。他们连着透明玻璃瓶，瓶里装着清冽的水，插上几枝修剪过的绿萝，青青翠翠的，中间再插上一朵紫色的花儿，花呈蝴蝶状，遇见它们的时候，是在去年秋天，拜访一位奇石爱好者，临走的时候在他邻居家墙角下发现了这种像蝴蝶一样的花，我的脚再也迈不动了。“喜欢吗？我给你挖几棵。”我欣然接受，回来把它插在灌满水的玻璃瓶里，小心地养着，没想到真的活了。白天，它张开翅膀，像一只翩翩如飞的蝴蝶，惊了我的双眸，晚上，它把身子缩成一团，静静地匍匐在枝头，像睡着了一般，很是奇怪，它们是怎么感知白天与黑夜的。

从老家挖回来的兰草没有如我想象中的长势良好，叶子枯萎了一大半，一抓一把，连根一起断了。当时用一个袋子装回来的，连着土，栽在一个装月饼的铁盒子里，每天浇淘米水，兰草是母亲在世的时候栽在屋门口的，后来，母亲走了，老屋也拆了，成了一片废墟。兰草却以惊人的速度生长，长满了整个废墟，绿油油的，像铺上了一床绿茵毯子，多年过去了，生生不息。好友得知了兰草的重要意义，送来了几个大花盆，让我好生打理，让它们开枝散叶，继续繁衍下去。

明天我准备再回一趟乡下，还挖些兰草来，把闲置的花盆都用上，好生养着，放几盆在孩子房间，等他回来，看到它们朝气蓬勃的样子，一定会很开心的。对，就这样，别去想那些七七八八了。

生活  
悟说



杨杉供图

寻觅春  
的滋味，我是吟  
着陆游的诗走  
的——到郊外山地  
采摘蕨菜。

放翁诗句“箭茁脆甘欺雪菌，蕨芽珍嫩压春蔬”中的蕨芽，在我的家乡是一种极为常见的野菜。早春二月，大地复苏，蕨菜率先拱开潮湿的泥土，伸出卷曲的新叶，欣欣然向春风招手。它们随遇而安，长在向阳的山地、林中、果园，甚至乱石坟岗，一丛丛，一片片，放眼望去，那卷曲的新叶，好似婴儿举起的拳头。有趣的是，我们这里采摘蕨菜，不叫“采蕨菜”，也不叫“摘蕨菜”，更不叫“折蕨菜”，而是叫“扯(zha)蕨子”。当锁定目标后，将拇指与食指放在蕨菜根部，稍用力提，“呸”的一声，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既简单又省事。

蕨菜是野菜中的上品，野菜大多苦涩，蕨菜非但不苦，还有一丝丝清香。陆游曾经用竹笋、蕨菜和野鸡烹制过一桌菜肴，深受宾客青睐，吃得“扪腹便便”，赞叹不已；李白对它情有独钟：“昔日咸阳城，唯餐独山蕨。”可见蕨菜的美味非同一般。

蕨子举着  
婴儿般的拳头

禹正平

蕨菜又叫“拳头菜”“拳芽菜”“龙爪菜”，《诗经·召南》记载：“徒彼南山，言采其蕨……”意思是说，一位衣着素朴、面容较好的女子挎着小竹篮，缓缓爬上山坡，弯腰采摘鲜嫩的蕨菜，并不时抬头张望，期待心爱的人从山那边走过来。古人采蕨与今人采蕨的方法大同小异，只是如今的乡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来的是老人和小孩，几乎见不到年轻女子提篮采蕨的身影。年轻人想家的时候，恐怕只能坐在异乡的饭馆里，品尝着从冷冻库里出来的蕨菜，抒发一下心里的乡愁。

人世间最不能等待的有两种，一是恰好在身边的爱情，另一就是刚采下来的蕨菜——隔了夜或放进冰箱便缺少了那点鲜味。蕨菜的做法极为丰富，清炒，凉拌，打汤，或佐以各种荤菜，尽随人意。妻子最拿手的一道菜是蕨菜炒腊肉。先将当天上市的新鲜蕨菜清洗干净，折成3厘米长短，焯水捞出，沥干水分，腊肉切成薄片，再将干辣椒切成丝，大蒜捣成泥，生姜切成细末备用。炒前，大火将锅烧热，加适量的花生油，放入腊肉小火炒至金黄出油后，加入辣椒丝爆出香味，再将蕨菜倒入锅内，旺火猛炒至蕨菜软烂，加点精盐，然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蒜泥姜末，再中火翻炒一下，便装盘上桌。这道菜的特色是，腊肉吸收了蕨菜的清香，油而不腻，香味不散；蕨菜吸取了腊肉的油脂，软烂滑润，清香醇厚。我一餐能多吃半碗饭。

蕨菜也可以干吃。把采摘的蕨菜清洗后，放入开水中沸腾几分钟，捞出来放在簸箕或竹竿上晾晒，让它在春日的阳光下晒透，等干后放在干燥处收藏。食用时，用冷水慢慢泡软，洗净用刀切断，拌些葱姜、辣椒和腊肉一起炒，味道与新鲜的蕨菜稍逊一些。

春天里的蕨菜，虽然没有萝卜白菜大家闺秀那般端庄大气，但它却有小家碧玉那种清新雅致。时令到了，蕨子不疾不徐地拱出地面，举着婴儿般的拳头，左顾右盼，好像对着我微笑，我也禁不住对它微笑……

## 哪敢“蹭”呀

熊燕

车被追尾了，送去4S店修理，需要3天才能拿回。以前有车开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这突然没了车，感觉哪都不方便，特别是上下班。

正郁闷着呢，耳旁传来新同事小董对着手机欢呼：“谢谢老妈给我买车，终于不用天天挤公交车了。”

我眼睛一亮，小董和我住同一个小区，我住3栋，他住12栋。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加上我们又是同事，我蹭几天车应该可以吧？

于是，我笑盈盈地说：“小董，我的车送去4S店了，明天我坐你的车上班，好不好？”

小董一愣，半晌，反问：“你确定？”

我被他“被雷劈了”的神情弄懵了，不过，也没多想，只要他不反对就行，于是欢快地说：“确定，确定，你几点出门？到时，我到小区门口等你。”

小董迟疑了一下，说：“7点40分。”

第二天，怕小董提前出门，我7点30分就到了小区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车辆，我暗暗懊恼自己昨天忘记问小董买的是啥车？什么颜色？车牌号码是多少？

与约定的时间还差一分，小董匆匆来了，我一看，惊呆了，指着他的自行车，半天没回个神来：“这就是你老妈给你买的新车？”

小董点头：“是呀，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脸皱成一团，结结巴巴地说：“没，没问题。”

车没问题，可我哪敢“蹭”呀，我如果真“蹭”了这车，坐在他的车后架上“招摇过市”，明天还不知会流出什么样的“绯闻”呢。

我终于明白小董昨天为什么露出那“被雷劈了”的表情了。这事儿闹的，得，我还是叫个出租车吧。